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BROAD: A COLLECTION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New Orientations in Historiography:
Regional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 区域性与国际性



朱政惠 胡逢祥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朱政惠,胡逢祥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2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6-3215-2

I. ①全... II. ①朱... ②胡...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4277 号

责任编辑 彭江杰 崔 弦
特约编辑 秦志华
装帧设计 汪 溪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

区域性与国际性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50 插页 1 字数 843 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215-2/K·746

定价: 18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3—83349365

前 言

朱政惠 胡逢祥

2007年11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称得上是近年来国际史学理论界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的酝酿筹备将近两年，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历史学系承办，并始终得到了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会，特别是学会会长佐藤幸正教授（日本山梨大学）和秘书长王晴佳教授（美国罗文大学）的鼎力协作。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位专家会聚于丽娃河畔，就国际史学界共同关心的全球史和区域史、不同区域史学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和比较、史学现代化与后现代主义史学，以及当前国际史学潮流的走向等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交流了多年研究的心得，沟通了学术信息，从而加深了对不少理论问题的认识。现将会议成果汇编出版，以飨学术界同仁及所有对这一议题感兴趣的读者。

当今的世界，不仅经济发展日趋全球化，科技和思想文化的交流手段也日益发达，生活在地球的每一个地区或角落，都可以通过现代通信、交通和媒体，迅捷地感受到世界发展潮流涌动的脉搏，并产生共鸣共振、相互影响乃至密切的联动。在此种形势下，如何站在全球的宽阔视野，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状及未来，自然会引起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次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举办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扩张，整个世界经历了由各地区闭

〔1〕 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关自守到打破壁垒、交往日显频繁的过程。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一进步趋势又是和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对世界落后地区的侵略活动相伴生的,因此它也导致了一种新的世界裂痕的产生,即西方列强和东方国家与地区之间、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的对立。

“二战”以后,国际法西斯主义的败灭,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促使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纷纷走向独立,终于把旧殖民主义送进了历史坟墓。国际政治格局由此一变,进入了所谓的“后殖民”时代。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国家之间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带动下,表现得更为强劲和更具深度,特别是全球经济的运作,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联动性,从而形成了被人们称为“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的大趋势。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就是一个极为深切的例证。然而时至今日,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这一概念及其未来走向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依然不一。学术界同样如此。

本次会议围绕当代全球史学的“区域性与国际性”这一主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认识全球化过程中全球与区域、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等的关系。自“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怀。“全球化”意味着我们生活的这一星球内部各种差异正在缩小,同构性不断扩大,它对于当代世界的发展既是一种机遇和推动,也包含着严重的挑战,在各种国际利益的错综交互下,还会造成全球性与区域性之间的某种紧张。对此,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价值观念走向一体化,因此,近代以来曾经显赫过的民族主义观念已经过时,全球化的浪潮终将把当今地区或民族国家的特性席卷而去。这样的判断显然为时过早。我们固然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等任何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和行为,但必须正视,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争取世界各地和各民族国家的独立平等,以及按照各自特点去设计和实施自己的发展目标,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正当性。事实上,在后殖民时代,国际霸权主义的阴影始终不散,有的甚至还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利用自己的超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粗暴地干涉别国的内政,或强迫别人只接受一种秩序或价值判断。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解释,同样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应当看到,“经济全球化”或“全球化”并不是某一国家、某一集团势力或价值观念的化身,而是历史发展中各种国际因素交互作

用的结果。历史学家若要探得“全球化”形成的真因及其趋势,就必须冷静地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平等之心评判各地区和各民族国家向这个世界发出的诉求,并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对“全球化”的实际影响度。这次会议上,美国学者伊格尔斯和王晴佳教授的《历史学与史学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从1990年代至今》、海登·怀特教授的《全球史讨论的课题》、艾都拉多·托塔奥罗教授的《全球史/世界史: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教授的《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世界历史错在何处?》、姜义华教授的《史学新视野:生长中的亚洲主体性》、姜芃教授的《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写作》、艾伦·梅吉尔教授的《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等论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这一论题,提出了各自对此的认识。

二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维度的思索:首先是历史编纂学如何更好地反映人类社会历史的这一日趋“全球化”的发展图景;其次是世界史学和各国史学未来的走向与关系如何。在世界史学史上,各民族的史学都曾经经历了长期的独立发展,直到近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不断扩展,才形成了日益密切的相互联动。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比,全球文化的互动形态可能要显得更为复杂一些,因为文化是一种从精神理念到物质器具无所不在的事物,特别是在那些不著行迹的深层次精神领域,更不能简单地以一时之胜负消长判断各类文化的存亡优劣。在全球学术文化凭借现代通信、交通、媒体等手段日益相摩相荡的今天,各国史学在寻求“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将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是抛弃还是保持和发展?新的史学思维和理论将从何产生?这些都是当代史学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次会议上,杜维运教授的《中西史学的分歧》、佐藤正幸教授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世界形象》、丹尼尔·沃尔夫教授的《从 Sympleke 到〈史记〉:全球史学之比较》、陈启能教授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瞿林东教授的《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述评》、艾娃·多曼斯卡教授的《当代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施为转向》、艾伦·梅吉尔的《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黄俊杰教授的《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的历史思维: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魏楚雄教授的《挑战传统史学观及研究方法》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史学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最深厚传统的一门学问,可以说,任何时候,其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优良传统和关怀现实这两大要素。上述论文对中外史学比较与交流、各民族史学特点、当代国际史学发展趋势等专题的讨论,都透露出这样一种期待:希望在总结传统史学、兼取各国史学之长的基础上,从现代学术综合发展的最新态势中,开辟出符合时代需

要的新史学。“全球化”时代的史学决不会凭空产生,而必须建立在人类过去文化积累和现实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史学不仅不能偏废,还应向世界充分展示自己的魅力,贡献自己的长处,并使之融入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之中,只有这样,“全球化”时代国际史学的成长才会根深叶茂。

我们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丰富多彩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因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而相互间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面向未来,和平发展应当是人类共同的愿望。而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人民相互之间的沟通、理解、合作,并做出多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历史学家如何来认识当今的全球史,如何来看待不同区域或民族的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如何来进一步推进历史学——这一人类大脑记忆功能的发展,实际上将对一般社会的历史认知,乃至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会议及其所探讨的不同区域文明背景下的史学特征、现代史学与传统的关系、当前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及其面临的理论挑战等,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性的。

近三十年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和全国同行一样,恰逢好时机,在学术上得到了长足发展,无论在研究领域、学科队伍和研究成果上,都有新的提升。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更激励了我们的学术信心。我们真切地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会给学术界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和思索。

最后,借此论文集出版之际,我们谨向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学者的协心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向参与会议筹备的中外学者和具体会务人员致以深切谢意,向关心和支持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张济顺教授、俞立中教授等华东师范大学领导和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负责同志表示由衷感谢。这次国际会议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得到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全面资助。本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也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潘涛、彭江杰、崔弦、秦志华、胡欣轩等领导和编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的精心编审让我们感动,在此也谨表示特别感谢!

序 一

佐藤正幸〔1〕

近年来,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流行的写法,“全球”的概念似乎已经取代“世界”的概念。同样都是指地球,但用语却发生了取代,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或许在于:地球的形象开始变化。

墨卡托设计的世界地图所表达的“世界”形象,将地球延展开来,使这个平面的矩形星球蜷曲交叉起来。另一方面,“全球”这一表述唤起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的形象,让我们好似看到一个在夜空中浮动的发光球体。从“世界”到“全球”的转变,意味着二维图画被一种具有体积和质感的三维物体所代替。

在人们进行星际探测、绘制卫星云图的时代到来之前,“将世界历史视为二维性的”,是我们一贯的思维和书写方式。这有意或无意地与墨卡托绘制的世界地图相契合。这意味着:对于许多不同的文化和生活在这些文化中的人们,世界看起来是有差异的,同时,他们对过去、对“历史”的形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

墨卡托之后将近五百年间,西方民族看待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东方民族看待世界则是以中国为中心。东西方对世界形象理解上的不同反映在对“世界历史”的定义和描述上,而究竟如何理解世界历史,则往往采取以撰史者所在的区域为中心的叙述方式。

然而,历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各民族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也就是说,事实上,人类历史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的表面是没有“中心”的。未来的史学目标只能是进行全球史的编撰,以与在无穷宇宙中旋转的三

〔1〕 佐藤正幸(Masayuki Sato),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会长,日本山梨大学(University of Yamanashi)教授。

维物体的新形象相适应。

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对不同“世界”概念的共同理解:生活在地球上、并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人们对世界的观点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路径,以承认和接纳并存的不同观点的合理性。对此目标的实践可以在历史上追溯。一方面,这一工作可追溯到 15 世纪的意大利,当时古希腊、古罗马和闪族文化开始融合,导致了此后五百年里现代欧洲史学的诞生。另一方面,这一工作还可追溯到东亚史学。传统中国史学和治史方法源自 5 世纪,东亚史学即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也就是在近 150 年的时间里,东亚才逐渐与现代西方史学结合;而与此同时,除了为数不多的史学家和东亚研究专家之外,西方史学对承认并学习东亚史学的准备显然仍然不足。

无疑,融合东亚史学与西方史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史学形式,将需要数百年的时间。然而,即使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数世纪,我仍坚信其肯定会产生新的史学思维方式和意识。比如说,人们面对他们自己历史的态度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工作。这将会证明:历史并不是一种记忆的负担,而是一种对人性的启迪。

这本由东西方史学家共同打造的学术论文集,迈出了在 21 世纪建立全球史学的第一步。

序 二

王晴佳^{〔1〕}

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协办的“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国际学术研讨会，集合了国内外学者、专家近百人，共同探讨、交流历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实为国际史学界的一次盛会。这里呈现给读者的是会上发表的大部分论文，由编者精心挑选和编排而成，希望能展现此次会议的成果。本人作为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的现任秘书长，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参与了会议的部分组织工作。承蒙编者美意，邀本人撰写简短序言，就会议召开的宗旨，做一粗略交待并发表些许感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较，似乎是可以沉埋其中，做与世无关的纯粹学问的。有许多历史工作者，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并以此为荣、以此为傲。以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也的确出现过这样的学风，如清朝的考据学，就是一例，虽然考据家并不都是历史学家。20世纪，这一注重考据的学风，又以科学史学的面貌重新登场，并在二三十年代引领一时风骚。而到了20世纪的末年，史学界又重新刮起考据风，以实证的研究为史家治学之目标而竞相效仿、媲美。

但是这种对于历史的认识，其实并不完整，更无法以此来总结、概括史学发展的历程。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中，虽然出现过考据的风气，而且也不仅仅在清代而已，但史家治史，通常并不满足于纯粹的考据，而是希望能反映现世、嘉惠未来的。换言之，史家治史，常常展现出一种对于现世的关怀。所谓“鉴往知来”，就集中表现了这样的理念。即使考据风气的出现，其实也往往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

〔1〕 王晴佳(Qingjia Edward Wang)，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秘书长，美国罗文大学(Rowen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于现世的关怀。在清代或者是在当代,皆是如此。

就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趋势而言,也足可说明,史家治史,与时俱进,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否则近现代以来,史学流派层出不穷、递嬗演进的现象,便无法获得充分的解释。易言之,如果史家只是从事史料的考据,那么史学界便不可能产生流派纷呈的局面。

此处无法详论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史学思潮的演化趋势,但自1990年代以来,无疑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全球史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总结、交流全球史抑或全球史观的兴起及其影响、含义,便成为此次开会的主要宗旨。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的现任会长、日本山梨大学佐藤正幸教授为此书写的序言,以全球史、全球化为主题,便是这个道理。

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已经有不少论著。^{〔1〕}而在海外,更是蓬勃发达,俨然成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显学。所谓全球化,指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之间出现的互动、互助的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至于这一紧密关系的产生,对于世界各地的发展是否有互利的作用,学界并没有定论,此处亦不想赘言。但至少从一点来说,这一紧密的互动、互助现象的产生,有别于战前西方世界独霸、独步世界的局面。换言之,与战前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横行世界相比,战后的全球化,是以后殖民、由此而后现代为标志的。的确,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发展,便是原来的殖民地自1940和1950年代开始(如印度、埃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纷纷走向独立,摆脱了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又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因为西方在近代的兴起,以工业化为标志,而工业化的开展,又仰赖海外市场的开拓,以攫取原料、搜寻廉价劳力为其经济特征。于是西方的近代性或现代性(modernity),与殖民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也直接影响了学界人士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以致产生一种批判性的、亦即后现代的解读。因此,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也有内在的联系,前者是非西方地区的学者,在后殖民的时代,批判检视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影响,而后者则是西方学界内部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文化传统的检讨批判。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思潮,都对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和

〔1〕 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这仅是一本有关全球化和全球史关系的论著,至于其他学科研究全球化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

深远的影响,其特征就是批判审视近现代史学的传统,对其主导理念和研究方法,提出一系列的质疑。在这同时,又有史家尝试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用新的立场研究、写作历史,导致了全球史的兴起。譬如,全球史或全球史观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批判西方中心论或者任何其他的文化中心主义,强调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互动和互助,这便与近现代西方史学唯我独尊、鄙视非西方文化和史学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全球史的兴起,固然体现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部分影响,但又与全球化本身的长足发展有关,此处必须对此稍加描述。显然,全球化只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因为其具体出现的时期,学界仍有争议。再者,即使我们将 1950 年代视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但也无法否认,在这以前,世界各个地区之间就没有产生过间断的联系。因此更为圆通的说法是,全球化或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原生的全球化”(proto globalization),亦即在近代以前,世界上出现的文化交流、经济通商的现象。其中与中国相关的典型例子,就是丝绸之路,还有香料之路等。再有就是随着军事征服所带来的区域间的联系,如始自西方的亚历山大征服、十字军东征和始自东方的蒙古人征讨等等(郑和下西洋也是一个例子,其动因虽非军事,但也与宣扬大明帝国的武力、恫吓慑服邻国的军事目的有关)。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所谓“原生的全球化”,均是一些时断时续、由非经济因素所促成的区域间交流和互动。

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称为“近代的全球化”(modern globalization),以西欧的兴起及其扩张为标志。如上所述,这一阶段,由于西欧工业化的需要,一方面在国内走向城市化,另一方面在海外实行殖民扩张,开拓原料和劳工市场。由此,世界慢慢形成一个以西方为中心,并服务于西方的相互联系的政治、经济统合体。马克思所谓“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都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说法,就是这样一个观察。^{〔1〕}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的观察所做的更为细致的分析。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互动、联系十分密切,但由于以西方为中心,因此地区之间的联系,并非以互助、互利为目的。相反,西方的经济发达,是以对非西方地区的掠夺和剥削为前提的。

“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代表的是第三个阶段,也是许多研究全球化著作的关注焦点。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后现代的全球化”(postmodern globalization)。其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二卷,第 28 页。

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这一全球化的进程,与后殖民的过程相平行。许多殖民地摆脱了西方的统治枷锁之后,到了 1970 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实体。所谓亚洲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在战前都遭受殖民统治(当然香港真正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还在 1997 年以后)。它们的经济发展,已经直接动摇了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先地位。而一些其他地区,虽然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像东亚那样的奇迹,如中东,但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也能直接威胁西方经济的命脉。1970 年代初期的西方和日本所经历的能源危机,就是一个显例。在此之后,虽然相似的危机没有出现,但中东石油国家,还是能经常牵制西方,以控制石油价格来掐住其经济发展的咽喉。这些例子足以证明,西方世界独霸天下的局面,自 1970 年代以来已经开始走向终结——世界各地区之间开始出现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的态势。

战后的世界,不但相互依赖,相互之间亦有较诸以往大为频繁的交往。许多学者将 1950 年代视为全球化的开始,正是因为自这一时期开始,宇宙空间的技术有了长足发展,而卫星的上天,为沟通世界各个地区,提供了方便。^[1]像电子邮件的产生一样,人造卫星的研制,起初是以军事为目的,但很快这些新的技术,就为民间所用。到了目前,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普及,而电视、电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运用,更是遍及世界各角落,为联通世界各地,沟通各地文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由是,人们的文化交流、商业流通和信息传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许多跨国公司(MNCs),利用这些新的科学技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同时,这些新的技术,也为一些民营机构所利用,因此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INGOs),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者,这一地区之间的频繁交流,也表现在人口的流动上。如印度就有不少人移居非洲、欧洲和美洲,并成为当地国家的精英阶层,而中国近年的人口外流,也相当可观。不过,人们往来的方便及其高超的通信技术,亦为一些恐怖组织所运用,而人与人之间密切的互动,也为传播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方便。总之,当前的世界,不管人们是否乐意,已经开始连成一体。西方文化虽仍然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但已经无法再用不可一世的姿态来蔑视非西方的文化,因为现代西方的不少领先一时的思潮,几乎都是在与非西方文化交流、互动之后产生的。如后现代主义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和德里达,都有在

[1] 参见 Bruce Mazlish & Akira Iriye, eds., *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4。

海外殖民地生活的经验,而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家萨义德,更是在中东出生和长大,以后才到美国完成学业并任教。

因此,全球史的兴起,是全球化的结果,亦证明历史发展和历史研究之间,有着紧密和内在的联系。不过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研究已经走向专业化,因此也就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易言之,历史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既定规则和治史理念,为许多史家所遵守并坚持。大致而言,近代德国的兰克学派,对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提供了一个范式,其影响遍及全世界。兰克学派的特点,在治史方法上强调档案材料的运用,在研究范围上注重民族国家的兴亡。于是,全球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突破兰克学派的传统,特别是要突破民族史研究的藩篱,用新的眼光来检查、描述过去。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的相关同仁和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会,筹划和组织召开了探寻“区域性与国际性”研究的国际会议,邀请国际、国内史学名家和年轻史学工作者,一起寻求如何突破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更新我们的历史认识和治史理念,为历史学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本书所收的论文,希望能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我们的初步努力。本人作为会议的筹划者之一,饶舌如上,祈望能得到读者方家的指正。

目 录

前言	朱政惠 胡逢祥(1)
序一	佐藤正幸(5)
序二	王晴佳(7)

上 卷

● 中外史学对话

中西史学的分歧	杜维运(3)
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	乔治忠(15)
“科学方法”与中国现代史学	胡逢祥(29)
文明的观念和教化:中国和欧洲	何 平(47)
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一个焦点与线索	戴晋新(65)
西方史学:中介、摄取与传播——以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为例	邬国义(81)
西方战争实录的叙事视角——晚清《防海新论》汉译及其影响	邹振环(131)
炎黄文化与汤因比的文明理论	张文杰(144)

● 全球史与区域史

全球史讨论的课题	海登·怀特(152)
历史学与史学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从1990年代至今 ...	伊格尔斯、王晴佳(161)
从世界主义的观点看世界历史错在何处?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184)
全球史/世界史: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艾都拉多·托塔奥罗(196)

全球视野下的史学:区域性与国际性

- 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 艾伦·梅吉尔(209)
- 历史学与国族性——超越国别史? 冈本充弘(237)
- 认同、记忆和巴塞罗那、利马和马尼拉的街名
..... 费尔南多·桑切斯·马科斯、费尔南多·桑切斯·科斯塔(251)
- 当代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施为转向 艾娃·多曼斯卡(289)
- 滥用历史的历史学——来自西方的教训 安通·德·贝兹(306)
- 人道主义对大屠杀的回应——破坏还是革新? 约恩·吕森(323)
- 历史学战争:来自战场的记录 安东尼·里雅可斯(338)
- 从 Symplekte 到《史记》:全球史学之比较 丹尼尔·沃尔夫(359)
- 作为 20 世纪中国人文主义的历史思维: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
..... 黄俊杰(378)

下 卷

● 当代史学理论前沿

- 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启能(399)
- 史学新视野:生长中的亚洲主体性 姜义华(413)
-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陈 新(425)
- 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
——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 张耕华(433)
- 形态学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沈 汉(447)
- 在什么意义上说历史是故事? 周建漳(459)
- 学术理路与史学生态 何晓明(476)

● 中国史学史论坛

- 20 世纪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述评 瞿林东(492)
- “尊德性”还是“道问学”? ——以学术本体为视角 路新生(521)
- 国家视野下的传统史学 钱茂伟(556)
- 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及其世界意义 罗炳良(577)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析论	张 越(591)
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	李孝迁(601)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陈 勇(615)
唐君毅先生史学上的成就与贡献	黄兆强(636)

● 西方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论古代西方的历史理论——由希罗多德《历史》之“引言”说开去	张广智(675)
马基雅维里历史写作的两重性	李 勇(690)
布罗代尔的世界历史写作	姜 芃(699)
劳费汉学研究述评	龚咏梅(711)
挑战传统史学观及研究方法:史学理论与中国城市史研究	
在美国及西方的发展	魏楚雄(727)
关于史景迁史学的若干探讨	朱政惠(754)

Contents

Foreword	<i>Zhu Zhenghui & Hu Fengxiang</i> (1)
Preface I	<i>Masayuki Sato</i> (5)
Preface II	<i>Q. Edward Wang</i> (7)

Volume A

Dialogues between Sino-Foreign Historiography

Diverg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i>Du Weiyun</i> (3)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Qiao Zhizhong</i> (15)
“Scientific Methods”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Hu Fengxiang</i> (29)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i>He Ping</i> (47)
Sima Qian and Herodotus: A Focus and Clue in Chinese-Western Historiographic Comparison	<i>Dai Jinxin</i> (65)
Western Historiography: Medium, Assimi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Liang Qichao’s Neo-history Theory as An Example	<i>Wu Guoyi</i> (81)
Narrative View of Western War Record—Transl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f <i>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se</i> in Late Qing Dynasty	<i>Zou Zhenhuan</i> (131)
Yanhuang Culture and Toynbee’s Theory of Civilization	<i>Zhang Wenjie</i> (144)